水与鹰

A Água e a Águia

Ilustração
Danuta Wojciechowska

Mia Couto

[莫桑比克] 米亚·科托——著 [波兰] 达努塔·沃伊切切霍夫斯卡——绘 樊星——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水与鹰

作者:[莫桑]米亚·科托

绘者:[波]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
译者:樊星

ISBN:9787521710625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版权所有•侵权必究

水与鹰

在比很久很久更久以前，群鹰在山巅飞旋，她们是世界的主人。

巨鸟的飞翔使天空更加无垠，翅膀的拍打是时间唯一的指针。

在峡谷深处流淌着一条河，唯有它浸湿了世界的边缘。

群鹰掠过河床，羽翼似桨，掀起波浪。

不断的飞行使河水变得轻盈，有时竟轻盈到从地面升起。

从那以后，河流争夺着群鸟的领地。

一切都在流动与交换，天空与地面，羽翼与家园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天空不再下雨。没有预警，没有解释：

雨水忘记出现。云朵纷纷怀孕，却没有一滴水倾洒在干涸的沙地上。

河流消瘦下来，变成一根细线。群鹰的飞翔无法再倒映在水面上。

干渴不断增加，树与动物纷纷倒下。

群鹰开始死亡，失去生命的躯体从天空坠落，

羽毛被风撕扯、清扫。

羽毛如此之多，让人同情难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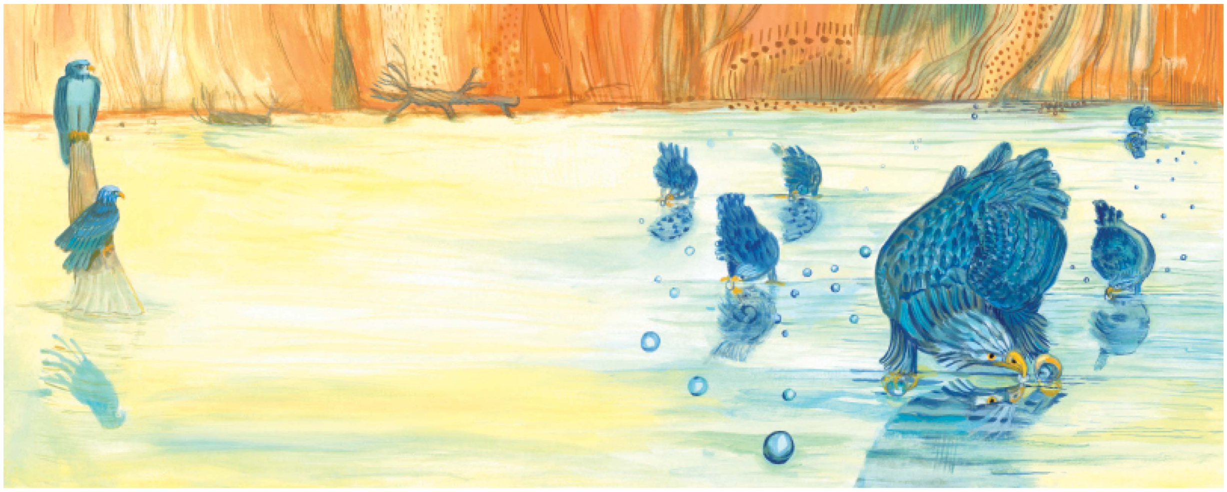
鹰羽如枯叶般散落各处，在干涸的地面上，

勾勒出猝不及防的秋天。

直到最年长的鹰决定迎击不幸。她开始行动：到她的名字那里，吞掉其中的i。鹰（águia）立即变成了水（água）㊟。

她便饮下那些水。不久之后，所有的鹰都模仿这位长者，

急切地从自己的名字中啄去字母i。这些巨鸟就这样战胜了干渴。



但旱灾仍在继续。整片天空中，一朵云也见不到。

失去了名字中的i之后，群鹰再次抗击干渴。

这些威严的鸟类从高处落下，休憩在河流沿岸。

之后她们开始吞食河（rio）中的i。

群鹰变成了字母的贪食者，天真地相信这些字母能够使她们免于死亡。

她们只要看到i从水中冒出头来，就会疯狂地冲向河床。

她们不知道一条河（rio）由r开端，至o入海。

在发源地与入海口之间需要有一个元音i，将开端与结尾缝缀起来。

她们不了解生命的字母表。

吞噬如此猛烈，不久之后，水消失了。

水滴变成了谷粒，整条河都失去了瘦削的元音i。

干渴再次统治了那里。

群鸟休憩在自身的疲惫中，她们沉默着，像在守卫自己的末日。

没有河水奔走，没有如丝细流，没有鸟鸣啾啾。

于是最年长的鹰将鹰群聚集起来问道：

“你们知道字母i是什么吗？”

一只说：“是插在字母表中的木棒。”

另一只说：“是一名头戴高帽的舞者。”

每只喙都有自己的论断。每只鸟都互不聆听。

最年长的鹰已为祖母，她终止了这番猜测，如是说道：

字母i是头顶水罐的女人。鹰群要做的，就是将这个女人吐出来。

“吐出来？”众鸟齐声问。

“我们体内充斥着i。现在要把它们还给河流。”最年长的鹰说。

她随后宣告：“我要飞到山上！”

大家全都反对：“不，祖母，别这么做，你力量不够！”

但她并不听从请求和建议。

借助尖利的爪子，她沿峭壁而上，停留在山巅上。

她看着天空，回忆自己曾多么羡慕白云的飞翔。

她看着悲伤的河流，河底藏有她过去的记忆。

她突然冲向峡谷深处，仿佛这是最后一次飞行。

在坠落过程中，她发出一声悠长尖锐的叫声：

“iiiiiiiiiiiii！”

是那些字母i，它们颤动着，焦虑着，

一个个相互连缀，就像同一根线上的小玻璃珠。

这些i接连不断地坠落在谷底，河流出现了，灌满了，膨胀了。

一条由i构成的水流扰乱了河岸，水孕育着水，掀起茫茫巨浪。

正因为这样，时至今日，群鹰依然在山上展翅飞翔，向峡谷发出刺耳的鸣叫。

河流播洒着浪花，因为在这尖锐的歌声中，字母i如雨滴般落下。

有人说，每个字母i都是一个女人，她们用瘦弱的身体运送着水。

在更古老的说法中，这些字母i不止于此：它们是生命的书写。

早在第一本书诞生之前，大地便学会了阅读。

---

1. 在葡萄牙语中，鹰的单词“águia”与水的单词“água”仅差一个字母i，而河流“rio”中也有一个字母i，因此字母i便串联起了整个故事。

中国的男孩女孩们，你们好

我是一名作家，来自莫桑比克，在这个非洲国家里，也有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孩子。他们通常很穷，大多居住在乡村。这些孩子需要天不亮就起床，走很远的路去上学。路上有时会经过危险的区域，需要穿过野兽与丛林。尽管恐惧疲惫，他们也不会放弃。他们想要学习，想要在长大之后拥有比父辈更光明的前途。

也许你们对莫桑比克并不熟识，但在我们之间，在莫桑比克人与中国人之间，很早便建立起联系。你们的国家曾帮助莫桑比克赢得自由与独立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，不得不诉诸武力。但在那段时期，男孩和女孩依然在聆听并创作故事。入夜之后，围着篝火，他们倾听老人讲述古老的传说，仿佛他们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。他们同样倾听遥远国度的故事，仿佛他们自己就是旅人。

全世界的男孩女孩们都是这样做的。他们聆听故事，从而成为更宽厚、也更具同理心的人。在阅读这些故事时，我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，那就是：你们与非洲孩子比想象中更为相似。你们所有人，无论在莫桑比克还是在中国，都梦想拥有一个能够没有战争的世界，一个人与自然都能获得尊重的世界。

米亚·科托

2019年9月

写给中国孩子的话

好故事里藏满了秘密，就像一片幽深的森林。你去过森林吗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该去往何方，那可能非常吓人。但如果你能看懂暗号，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与你对话。矮木下覆盖着苔藓，细枝轻蹭过你的双腿，而有时高处的枝丫会指向吟唱的珍禽。森林里可能会出现隐秘的小路。微小的种子会告诉你它们成年后的样子，而巨大的动物会将你带往水源所在。森林也有情感，也会想要玩耍。

我喜欢通过绘画来理解故事。我会花很长时间，就像在森林里一样，我需要放慢脚步，细细观察。我会大声朗读，倾听词语的韵律，发掘它们的意义。有一些是新词，另一些非常古老。鉴于我是一名插画师，我就用我的工具——铅笔与毛笔——来为你们绘制图画。我最爱做的就是追踪足迹，故事要将我们带到哪儿去呢?

在这影影绰绰的世界上，色彩是重要的工具。它编织出梦幻的心境，暗青会让明金翩翩起舞。你能看到闪耀的密钥吗？这是给你用的！深红则让你感受心脏的跳动，万物都将获得生机。

翻动绘本的书页，你便开启奇妙的冒险。在故事世界里，好处是你总能从另一边平安出来。你或许会觉得开心，甚至感觉有了力量，因为现在这个故事存在你的心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将它夺走。

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
2019年9月

给曾是或仍是孩子的读者们

在最新故事绘本《水与鹰》出版之后，米亚·科托接受了葡萄牙《周六》杂志的采访，坦言他不懂何为“为孩子写作”，因为他面对的只是自己的童年。这也解释了《水与鹰》《猫咪与黑暗》《小小词语的吻》与一般童书的不同之处。尽管这三本书的故事情节并不难懂，却充满隐喻，在语言上更是充满柔性与张力，这令它们看起来比一般的童书复杂。另一方面，这三部作品又能完美嵌入许多文学大师的童书写作传统，因为其中的充沛情感与盎然诗意，正是每个人初识世界的切实经历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三个写给孩子的故事特质。米亚·科托无意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，为“教育”儿童而写作，因此，他的作品便无需具有清晰明确的主旨。相比科托的其他作品来说，他的童书似乎刻意剥去了现代社会的理性束缚，转向了远古寓言的神秘领域。这种写作是想象的，是体悟的，更是诗性的。比起引导儿童进入成人社会，米亚·科托更关心如何从成年人的角度去回望童年，陪伴孩子们度过这个天真、怯弱但也充满新奇与探索的人生阶段。

这一点在第一个故事《猫咪与黑暗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这个关于恐惧与勇气的故事中，最难得的不是光明战胜了黑暗，而是小猫最终学会了与黑暗共处，甚至接受黑暗就是自己的一部分。在猫妈妈轻柔的爱抚下，也在充分的理解与接纳之后，小猫才能真正成长。同

样的，在《水与鹰》里，群鹰无法凭借贪食和攫取来解决自身的困境，而只能依靠付出和创造，而创造本身也意味着突破自我的勇气。这种勇气不仅孩子需要，对成年人来说也必不可少。因此，与其说这本书是在向孩子们灌输付出的重要性，倒不如说是在向所有人展示创造本身有多么美妙。

对于身为诗人作家的米亚·科托来说，语言自然是他最擅长也最推崇的创造工具。即使在写给孩子们的故事中，他的文学野心也丝毫没有受到压制，甚至比起其他作品，还多了另外一种期待：通过书写本身，将孩子们吸引到文学世界之中。因此，在他的童书作品中，能够明显看到将诗歌技巧与文字游戏相结合的尝试。在保持行文美感与节奏的同时，米亚·科托喜欢突出语言的可变性与多义性，通过词汇的穿插和勾连，使文本变得更加丰盈有趣。在《猫咪与黑暗》的开头，作者说猫咪“颜色如何从明朗变成昏暗的”过程“一点也不明朗”，便是在利用“明朗（claro）”一词的多义性。而在《水与鹰》中，则有意营造一种韵律感，比如“没有河水奔走，没有如丝细流，没有鸟鸣啾啾”的原文就在刻画情境的同时保持了尾韵。

除了形式上的雕琢之外，语言本身也是这些故事的重要主题。在《水与鹰》里，“水”（água）与“鹰”（águia）两个词在拼写上的相似性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提，可惜无法在汉语中还原。不过，群鹰对字母i的讨论却与中文的象形字异曲同工，无论是“插在字母表中的木棒”还是“头戴高帽的舞者”，都与字母i的造型十分契合，也不难为中文读者理解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葡语中i与汉语拼音的i（yi）发音一样，因此，当看到鹰群俯冲并发出一连串“i”时，中国读者能够与葡语读者一样想象出猛禽“咿咿”的尖叫声。

对语言的化用同样体现在《小小词语的吻》中。小主人公呆呆通过文字而非图画来展示大海，而米亚·科托又将“海”（mar）这个单词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赋予每个字母或柔和、或灵动、或坚硬的特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文字游戏并不只局限于故事内部，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字、享受书写的方式。借助这种方法，孩童也可以利用想象力，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字游戏。

因此可以说，米亚·科托的这三本童书真正实现了诗歌与图画、想象与现实的完美融合。他用语言创造了世界，又将世界交付到读者手中，让他们依靠自己的理解去阐释、探索、补全。这样一来，每位读者都能看到一幅宇宙的图景，童年的奥秘就在那里，这也是科托式童话的魅力所在。

樊星

2019年8月于圣保罗

作者简介

米亚·科托

Mia Couto

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，曾当过记者和教师，现在是生物学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。他14岁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，已出版作品30多部，译成23种语言，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梦游之地》入选“20世纪最伟大的12部非洲小说”，2013年，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，与萨拉马戈获同等殊荣；2014年，击败村上春树，获得有“美国诺贝尔文学奖”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；2015年，凭《耶稣撒冷》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；2017年，最新作品《母狮的忏悔》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，被认为是近年来诺贝尔奖最有力竞争者之一。他的多部童书都由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配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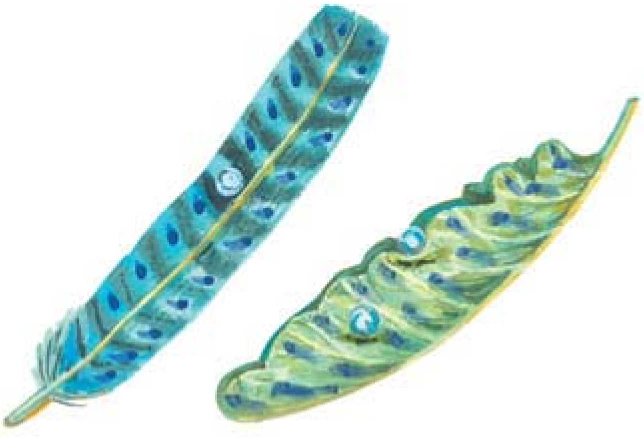
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
Danuta Wojciechowska

1960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三河市。她的父亲是波兰人，母亲是瑞士人，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，童年贴近自然、河流、湖泊、森林与高山。17岁时她搬到苏黎世，并在那里获得传媒设计学位。随后，她在英国攻读了艺术教育学研究生。怀着做教育和艺术的梦想，她来到了里斯本，并创办了设计公司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童书设计。她于2003年获葡萄牙国家插画奖，2004年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葡萄牙候选人。她为米亚·科托的多部作品配画。

樊星

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助理教授，葡语文学研究者、译者，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。译有《耶稣撒冷》《奇迹之篷》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《巴西：未来之国》《魔鬼与普里姆小姐》等作品。



文后

想和孩子一同漫步诗意的世界?

扫码回复“绘本”，即可获得资深专家、儿童阅读推广人精彩导读

文后插图